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04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玉井山館筆記

許宗衡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九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版權所有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王井山

館兼記

一 齋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己巳九月許丈海秋遽實於我園故舊嗟痛海內人士  
以蔭與丈迹最密皆馳書京師問其著述且許遺孤蔭  
既謀梓其詩文詞集若干卷以應四方學者之求近復  
得筆記一卷屬嚴生玉森校而刻之舊游日記則未成  
之書亦埒於後我園者當京師宣武城南去蔭居最近  
故徐氏之壺園也丈性嗜典籍又重賓客春風扇揚花  
樹如錦蔭屢預其閒焉丈旣云逝舊從游者皆若虛行  
無所依固不獨文章之事末由質正每過其門心輒酸  
惻蓋五六年如一日也筆記所載事不一類言近指遠  
味於無窮丈昔與葉丈潤臣交最深今此書將與橋西

雜記並存豈亦有由而然歟同治十三年四月吳縣潘  
祖蔭

玉井山館筆記



上元許宗衡



宋王彥輔塵史鄭內翰久遊塲屋文藻振時唱名之時  
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上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  
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  
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廷稱善况命相哉斯言善矣  
然當復相富韓時富韓爲人豈不深知何以上之用人  
尙采外議而密遣內侍尤不可訓夢賚久虛金甌難卜  
循次而升安有人才耶

塵史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  
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



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髮拜囊封眾仁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厨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當時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今雖無復是而極言敢諫亦未多得

塵史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時在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眾甚危之李出笑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是言也李之處己誠得然

以顛狂爲求名非可訓也特今之不顛狂者皆僞爲耳  
名之不求但保富貴抑亦不獨君子笑已

塵史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  
疾乞官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  
自削牘敘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  
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四語殊工亦可想見高致  
今無乞骸之事有避禍而去者其疏語亦鄙俚不足稱  
文且不逮古矣

朝鮮李萬船尙迪攜其國權彝齋敦仁相國詩二冊索

題一名如此石牘橐一日東詩存權以議大禮與眾不

合遭貶謫工爲詩其次黃山寄示韻云閉門無過轍流水有鳴琴疊樹連雲迴聞花繞屋深浮生皆幻鹿欣托愛幽禽今舊仍多病應知聽雨心始雨次諸君韻云山熏蒸欲菌雲出潤於泉漸黑蕭零地微鳴慘綠天岸花低倒幘溪葉暗抽鈿去聽田秧水先占隴麥年皆清麗深穩又興州雜詩云玉女蓮花艷且妍毗盧石廩滿青天朝朝國望一峰色長在孤臣涕淚前語極深痛而無怨望玉女蓮花毗盧石廩國望自註皆小白山諸峰名也

汪蛟門百尺梧桐閣集中書官在 國初時罕由進士

授康熙丁未御史李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

其時軍機皆內閣人

員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其時應閣  
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者自沈胤範始今間以進士  
爲之而捐例旣開副貢拔貢皆與焉不獨由舉人進也  
揚雄太玄賦曰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  
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迄喪躬而  
危族諸語不可謂非明哲者乃其終篇云蕩然肆志不  
拘攀兮則甚誤矣投閣幾死豈無故哉

東坡先生寄欒城龍虎鈇永說其於坎離水火生死順  
逆言之精審故爲此書以自堅且欲以發弟是決於行

也然坡公寄書時年六十後六年卒於毘陵若其行此術則術不驗未行則公亦知其難也齊彭殤爲一致右軍語固達修短隨化殆不誤耶何世猶溺於道家說而不覺也

余嘗夜夢爲僧因思昔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然則余何因而夢僧夫物極必反余之念於名利若將忘而未去其萌也必欲去是以憧憧憧憧不已激而反焉夢僧固宜東坡曰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余忘乎王公者而未去其

萌必欲去之反而夢僧嗚乎此必欲去之之心何心哉  
余於反之說而悟不因之因蓋甚於因焉然則余之夢  
爲僧猶之夢王公云爾羊而馬馬而車車而蓋其猶有  
想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言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  
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  
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  
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  
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  
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余自壬子成進士 殿廷考試進卷皆速然今無先

進卷卽蒙 御覽之例優劣得失均不繫此今年考

試差辰初起草午初完卷而出二文一詩已將三時之  
久而完卷尙無一人此雖余輕薄爲文不求義理若沿  
宋例余當第一然如宋例余又將叱出矣不叱出固厚  
幸耶

馬濟川

汝楫

比部偶見余作楷詫曰此君書耶何不肖

往昔書此非濟川輕余書余性不近此 殿廷書多

以楷爲宗去取高下悉憑之而余由翰林庶常改中書  
遂皆以余爲不工楷余亦不求工偶極意書之見者或

以爲工而余不耐也嘗作詩自嘲曰我書濫劣不堪識  
固宜飽飲一升墨蠹魚竟有昇仙時上清蝌蚪誰授之  
彎兩石弓勝操翰毛錐無用發長歎世間那有王右軍  
春蛇秋蚓徒紛紛放眼乾坤一長嘯何人投筆成高勳  
余旣不工楷他書亦不工偶遇興到以意運腕似有工  
者然不得過二三百字往爲人題卷子或自作詩文及  
爲人書屏扇常浼友捉刀近乃自書時多昔楊元素顏  
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  
老徐觀之亦不自識三入常以此爲歎余書雖劣尙不  
至不可識特工文不及三人耳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



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辨正三曰書楷  
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古選舉亦重楷法不獨今  
之 殿廷試也今如沿唐例則余貌既不豐偉言又  
不辨正文理或不至紕繆而楷固眾以爲不工使應選  
舉亦遭屏棄耳余初入翰林同人皆勗余習楷且曰此  
何難君不願爲此官耶余亦思習楷以乞假南還人事  
紛擾癸丑避兵北來倉卒入試及改官余亦悔然今年  
散館一等者亦改官余昔二等固應改官而余散館時  
一等既改官前且有三等授職者是又不以楷爲憑也  
或者如唐選舉法亦視貌之豐偉耶貌則不可學而改

者已

余祀 祖與元旦禮神外從不燒香讀坡公記陳昱再  
生事云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冥官誤  
追放還事甚長將放時檢籍示之謂昱年當六十九官  
至左班殿直且告之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余偶  
舉此事告余婦婦曰君何不頻燒香余笑曰余方四十  
九又未見陳昱坡公語縱可信今之不六十九者豈皆  
不燒香者耶燒香者皆年踰六十九耶且又安知余不  
百齡耶因相與笑粲

昔人謂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故授之宦寺則

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第五倫論馬防出征疏有云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謂夫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此論外戚也推之權奸宦寺其弊不可勝言今皆無此患盜賊來歸或不免乎駕馭之術蓋其難矣

元遺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又云今人誦文字字十行誇一目闕顛失香臭替視紛紅

綠毫釐不相照靚面楚與蜀誠深知爲文之難與論文之不易也余於友朋示讀之作必數四尋繹乃敢出一語今人同聲贊美後復肆爲詆訶蓋劉季緒則多而元遺山則少矣

張毅外修恭敬斯徒馬圍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然則恭而無禮非特勞也且可死矣

古製墨用松煙南唐李廷珪兼用桐油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桐油之法滋盛沈氏墨法集要其規倣皆李而製造之法極詳近所用墨皆皖人製劣者居多京師用墨盒雖日加新墨於內皆滯滯非無光光亦死耳

然以其便於用也。遂盛行。雖善書者亦然。古人用墨必使有彩。彩與光爭死活耳。

京師俚語以駱駝方翰林。謂翰林貂裘而駝色如貂。又駝緩步。口復吐穢。翰林多自矜周旋折旋。若有規矩。中既譟陋。語又不文。蓋相似也。然此亦若似之。實則翰林中汨沒於俗學者。誠眾。而能讀書博通。今古者亦常有。人駱駝之喻。誠惡作劇也。

呂氏童蒙訓載近世故家。惟晁氏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

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  
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夫宋時風氣較今爲古然  
自晁氏外已不盡然况今耶今之子弟於見長老時稱  
皆以禮平居稱之輒以字父兄聞之亦不盡告誠又相  
習稱翁其於勢位赫奕者猶謹長老而貧賤則渺之能  
以翁稱者卽子弟之樸愿者矣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  
最高停雲榮木篇章雖短矣過建安余謂王陸四言均  
嫌體弱曹氏父子各擅雄渾然陶公悠然塵外固不逮  
矣後此能爲此體者蓋鮮理未精而動於氣意不超而

逞其詞固靡有當者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  
耿漳夏侯審李端也余閱全唐詩細較之其與王楊盧  
駱亦是分派不無鋪敘之繁惟司空曙意較精耳

荀子謂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  
肯事賢幼不肖之不肯事長與賢也余嘗見之賤固未  
有不肯事貴者然而阿諛諂媚非所以爲事今之事殆  
有異於古之事乎若晏子所謂三不祥則有賢而不知  
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蓋今之通病矣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士

大夫賓筵不戒至以駟僮市井語招謗侮甚而片言終身竟成不解抑又何也嗚乎戲侮之不可不謹也豈獨友朋哉王伯厚通鑑答問云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於鞏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邱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國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



而不聽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矻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今之友朋談讌能知此者旣鮮告以正言輒迂之如伯厚所言蓋目笑存之矣豈知揮麈之談粲花之論因匡鼎而解頤無車公而不樂賓筵酒坐雅謔原多駟僮市井之言何自而來也

咸豐五年僧耶擒李開芳於馮官屯時余客山東聞僧

邱引運河水於百里外灌之。此古人所未有者。昔齊魏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之。蓋決滎口則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則魏無外黃、濟陽。以及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灘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近水成功。馮官屯去運河百里，且地勢高，曲而致之，激而引之，當建此議時，必有迂笑之者，而卒成功。夫毅然行之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燈下讀史，至智伯行水事，觸而記之，且以見賊之終敗，而鬼神之佑我。國家蓋非無故矣。

汪蛟門集有郭猫兒傳。郭猫兒，揚州人工象生術，尤工猫鳴。故名猫，常挾其技遊公卿間。其後有貴人過揚，欲

與之去猫叩頭請命願老死故鄉汪乃作傳贊美之謂其所守有足尙者因引宋甯宗時趙師舜諂事韓侂胄至效犬嗥使猫能如師舜以其技梯榮當世何至窮賤鄉里間嗚乎汪之感深矣余以爲猫不甘以猫之技徇人人乃以犬之嗥娛人是豈獨師舜爲然哉行藏如鼠諂媚如狐其流極有不可勝言者師舜之托於犬也術固猶淺乎然而作僞者易敗徒冒貔貅之名負重者行危空憐蝨蝨之智余又讀柳子厚文而爲之太息焉元李仁卿敬齋古今黠釋詩氓之蚩蚩謂毛傳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殊爲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

亡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全詩皆指  
言奔誘棄背之事安有所爲敦厚哉若曰氓之始來詐  
爲是敦厚實相誑誘意或可通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  
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  
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  
曰蚩尤以其爲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檮杌  
饕餮之比毛氏乃以爲敦厚則真臆說不足據也

儀徵厲孝廉吉人

祥官

從余遊其自揚州來以徐進之

所書楹聯贈余云心上無鈎不掛事眼中有尺慣量人  
二語若有意然亦甚淺詢之吉人知爲進之撰句進之

初名宗勉更名退諸生揚州興化縣人工書善畫蘭竹有鄭板橋大令之風性尤兀傲赴京兆試久不遇遂佯狂醉後輒行歌於市嘗往來西山靈光戒壇諸寺草笠衲衣不入城者幾二十年咸豐八年鄉人強之歸吉人同行至山東登岱爲道士書數十紙吉人因爲余索書進之曰果許某耶可書遂撰此聯初余於道光戊戌識君京師時尙居南城蓮花寺常共飲爲余畫蘭竹已失去不可得矣

胡稚威烈女李三行原本孔雀東南飛古藻淋漓一時觀歎者眾而曹秋岳靜惕堂詩有宋宋詩蓋美延長令

張禹木而作視胡作彩色尤過之宋宋民間女有姿色幼許同里鄭生父以鄭生貧將媵於大賈婚有日女知之告於令判歸鄭生曹賦詩美之又近人鎮海姚梅伯孝廉居京師時有雙鳩篇亦摹此而曲折盡致則尤勝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固知好詩斷不能無本也

余居揚州有徐嫗年五十餘性侃直僕婢小過失必絮語勸戒之不聽則怒或告以如是則取憎日憎亦任之吾見其非不可不告也嗚乎以此爲臣則諍臣以此爲友則直友余官疏賤無以致於君余於友亦未之逮也思之甚慚然於友已有因忠告致疏者世風之不古

抑余術有未工也

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連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南人法築堤捍水爲田召富民耕種三年而征其稅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至正十二年脫脫爲相因宗其說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鎮見遼東廣甯前屯衛皆設法畊屯未幾復罷古今良法美意有益於國而爲眾所不便者往往忘遠利而憚近勞今南糧雖由海道而夷事未靖西北水利卒又難行誠當軸之憂也

年來鬢髮多白憶余三十時已有之左思白髮賦將拔  
將鑷好爵是靡白髮將拔怒然自訴又云朝生晝拔何  
罪之故又云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皤皤榮期皓首田里  
雖有二毛河清難俟昔人歎老托諸文字至於拔鑷比  
於今世少年自飾其貌者之所爲抑何憊耶往年余友  
黃伯厚元培廣文在京師時年近三十恐鬚之出也日  
臨鏡拔之余戲之曰君鬚眉丈夫拔之將爲婦人耶古  
固未聞是也豈知如左思所言拔鬚亦未爲過然則薰  
香傅粉若古人固不足怪也

往在金陵醜集倪雨疑自修仲穆自新昆玉兩文學坐



余左右余被酒戲曰此左倪此右倪蓋借用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爲謔也舉坐不解惟陳少蒼大鎡知之因相與撫掌按爾雅言龜之形狀不同左倪謂行頭左庫右倪謂行頭右庫也一時作戲今思之亦是輕薄此時少年佻語直以龜呼人不知古人以之命名未見以爲穢詞也

余病肺止酒已數年又胃疾時痛晚食輒不受偶閱東坡次子由病酒肺疾發詩韻曰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鬲苦滿肺斂腹輒破真若爲余言者